

讲透规则与谋略的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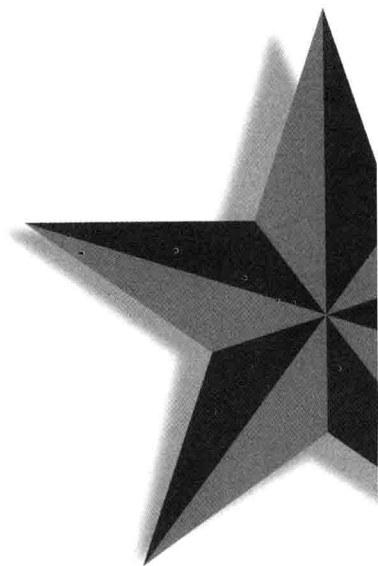
前途

越往上走，越要讲规则；深谙规则，才能有大前途

何常在◎著

前途

何常在◎著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途 / 何常在著.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22-0637-3

I. ①前…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0963 号

书 名: 前 途

作 者: 何常在

责 编: 张 宇

出 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100013)

发 行: 010-64211754 84250639

网 址: <http://www.chinamzsy.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k 710mm×1000mm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22-0637-3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下棋之前先想好：你是棋手还是棋子 / 001

洪东旭是想堵死他的每一条求生之路，倪流心中一阵冷笑，洪东旭忘了一点，林道首可不是受人威胁的人，以前宋国文在世时，林道首或许敬畏宋国文的手段还忌惮远思三分，现在宋国文不在了，远思又内忧外患，林道首早就不将远思放在眼里了。

而且很显然，从林道首是想和洪东旭合作到转身就抛弃洪东旭而想和他合作，就可以看出林道首对洪东旭的态度很轻蔑，完全不顾及洪东旭的感受和颜面。也就是说，在林道首眼中，洪东旭压根儿就不配和他平起平坐。

第二章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大冒险才有大富贵 / 041

掌控权和主动权在谁手里，谁才是胜利者。林道首冷笑了：“倪流，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和凝欢的事情，是建立在首远和远思合作的前提之下。没有首远和远思的合作，你们不会走到一起。”

又一个图穷匕见，倪流无奈地摇了摇头，为什么林道首从来不考虑一下林凝欢自己的感受，难道在他眼里，首远的利益大过女儿的幸福？问题是，如果林凝欢不幸福，他就算留给她一个比首远庞大十倍的商业帝国，又能如何？

第三章 做事情要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 082

受谁指使？陈星睿还是倪流？肯定是陈星睿了。倪流在石门没有根基和人脉，他估计压根儿就不认识江流……付白中气得双眼冒火，陈星睿，真有自己的，算计他也就是了，还害他得罪了艾美国 and 万人红，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消除艾美国和万人红对他的成见。一想起万人红一身人老风骚在的白肉，他拼命压制住心中的恶心，急忙去找江流算账。

等付白中再到江流办公室时，江流已经离开了，工作人员用公事公办的口气告诉付白中，江总出国了，去美国了，估计一个月内回不来。

第四章 渗透到对方的阵营，才能知己知彼 / 123

王树斌是老色鬼，肖米是色诱男人的女人中的极品，她一出现，王树斌肯定会垂涎三尺。以肖米的手腕，不把王树斌耍得团团转，她就不是肖米了。万花丛中过的他早就练就了闻香见色识女人的本领，连他都承认肖米在勾引和对付男人上面绝对有一手，佩服肖米可以充分调动男人情绪并且将男人挑逗得欲火焚身的高超手法。

关键还是，肖米总能让男人为她痴迷，却又让男人心急火燎总是吃不着。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男人是什么德性，黄文旭深有体会，所以他坚定地相信，肖米一出手，王树斌无路走。

第五章 被自己人摆了一道 / 164

尽管洪东旭不愿意承认，但也不得不正视现实，远思的内忧基本上被倪流化解了。当然，只是表面的内忧，深层次的内忧还在，倪流应该还没有发现。他就是远思深层次的内忧，他暗中所做的一切说什么也不能让倪流发现，否则，倪流非得置他于死地不可。

产业园的危机，表面上是为倪流制造麻烦，让倪流手忙脚乱之下使出昏招，好让远思最终落到他的掌控之中，实际上洪东旭现在最大的愿望已经不是掌控远思了，对于远思，他已经没有了雄心，他现在只想将远思搬空，然后和儿子一起移民国外，安度晚年。

第六章 越是面对复杂的局面，越要保持冷静 / 205

怎么办？倪流的威胁看似荒诞，实则句句击中他的要害，不由他不慎重对待。如果他当倪流的话是耳旁风，万一倪流真的掌握了他一些不见光的事情，一旦曝光，他不但前程尽毁，而且还可能有牢狱之灾。

但如果真被倪流唬住了，被倪流牵着鼻子走，也太丢人了，而且说不定还正好中了倪流的圈套。怎么办？左不是右不是，到底怎么办才好？王树斌纵横商场几十年，第一次左右为难，居然没有了主意。

第七章 利刃出鞘，双方都亮出了底牌 / 252

但倪流偏偏就制服了王树斌，让王树斌俯首称臣，这就让林道首心中极度不安。倪流先摧毁洪东旭后制服王树斌，两个老谋深算的商界名流先后折损在倪流手中，林道首虽然自认智谋高过洪东旭，手段超过王树斌，但和正在迅速成长并且日益成熟的倪流正面交锋，他到底能有几分胜算？

当然，仅仅是洪东旭和王树斌二人接连折损在倪流手中也就算了，卓达却也为倪流捧场，就不由林道首心中更加忐忑不安了。卓达的名声和威望以及在省内的实力和影响力，远非倪流可比，他力捧倪流只有一个原因——他真心看好倪流，对倪流有好感，对远思的前景看好，愿意扶倪流一把。

第八章 博弈的关键不是斩杀，是平衡 / 292

刘勇三人商议一番，答复黄文旭，说要考虑一下。黄文旭知道事情不可能一次谈成，只能徐徐图之，就和宋国武起身告辞了。临走时，宋国武用力握住刘勇的手，笑道：“刘老哥，买卖不成情义在，我也是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分儿上，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才带着文旭来和你们谈谈。这事儿要是让林道首知道了，我就里外不是人了。你们同意不同意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是这事儿没成却传了出去，不但面子上都不好看，说不定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宋国武的话，半是警告半是威胁，含蓄地告诫刘勇几人，不同意不要紧，如果一转身就把事情告诉了林道首，到时别怪他翻脸不认人。

➡ 第一章 下棋之前先想好：你是棋手还是棋子

准备打硬仗

人生，确实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有险滩，有缓流，也有让人始料不及的逆流。在成功坐上远思集团的一号位置之后，本以为从此海阔天空，可以成为中省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不想，远思却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之中！

倪流的人生河流出现了逆流和湍流，现在他的人生河流有两条分流：一是转让远思股份给中远或卓氏，以股份换资金，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但不管是让中远还是卓氏入股远思，都是引狼入室；二是和首远联姻，娶了林凝欢，和首远置换股份，借助首远的力量度过危机，但和林道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比和中远或卓氏合作隐患更大。

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是无比艰难，倪流一时陷入了困境。

“现实很严峻呀，你们说说，该怎么办才好？”倪流环视黄文旭几人一眼，神色间有几分失落和调侃，“要不，我还是卖身求荣算了？”

“嫁给林凝欢？”吴小舞白了倪流一眼，笑了，“还不到生死关头，你就丧气了？不太像你的风格呀。难道说，你真的看上了林凝欢？如果真喜欢林凝欢也行，情投意合再加上商业合作，两全其美。”

黄文旭迫不及待地维护倪流：“什么叫嫁给林凝欢？小舞，你成心捣乱是不是？倪头就算答应了林道首的条件，也是娶了林凝欢，怎么可能入赘？而且我相信以倪头的本事，未必就会被林道首一手掌控，说不定他反客为主，既娶了娇妻，又得了股份，顺便再兼并了首远，财色兼收，然后又玩弄林道

首于股掌之间。”

参加聚会的人一共五个，都是倪流的班底，除了倪流之外，还有吴小舞、黄文旭、兰姣和孟岩。没错，和以前相比，多了一个孟岩。

倪流认定孟岩为人值得信赖，他虽然坐上了远思集团一号位置的宝座，但在远思没有根基，需要如孟岩一样在远思有深广人脉和深厚根基的人作为助力，助他尽快打破被动局面。尽管孟岩在遗嘱事件的处理上有过犹豫，不过本着人无完人的出发点，他还是接受了孟岩成为他在远思首批班底的现实。

首批班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后将会是倪流在远思的臂膀。

今天的聚会地点选在远思大厦附近的稻香村。春节将至，隆冬的季节，街上行人极少，稻香村的客流量也明显下降了不少，不过即使如此，也是人来人往，几近人满为患。

毕竟稻香村是襄都数一数二的高档会所。

之所以选择在稻香村聚会，倒不是倪流担任了远思的董事长之后要摆谱，非要出入高档会所，而是为了掩人耳目，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聚会，他还真不放心。虽说他坐上远思的一号位置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对远思的控制力度还远远不够，甚至不夸张地说，他都担心如果在办公室聚会，几分钟后消息就会传到洪东旭耳中。

表面上倪流是远思的一号人物，是最大股东，是董事长兼总裁，实际上，宋国文不在了，洪东旭才是远思真正的灵魂人物，倪流空有最大股东的尚方宝剑在手，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整个远思人心所向，还是以洪东旭为核心。

虽说倪流拥有远思的绝对控股权，不过权力意志也不能强加到别人身上，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他是董事长不假，却不能把所有不服从他以及和他不一心的下属都开除。远思是一台庞大而精密的仪器，他可以控制油门，却不能控制每一个零部件的运转，更不能随便拿下其中任何一个零部件。一旦其中一个零部件故意怠工或是罢工，远思协调一致的前进步伐就会受阻。

让每一个零部件都绝对服从他的指挥，需要磨合，需要高超的管理技巧，更需要时间。正如林道首所说，倪流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远思内忧外患，他坐上董事长宝座之后才蓦然发现，一号位置虽然人人向往，却也有高处不

胜寒的清冷，内有洪东旭处处牵制，并且试图将远思集团当成自家自留地，要搬空远思的资源；外有产业园的失利和巨额亏损，以及中远和卓氏的步步相逼，试图借机一口吞并远思。

倪流如果不是在继承股份之时就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锻炼了心性，历练了意志，现在的他说不定早就被困难吓得退缩了。一般人还真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落差，从中省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一头摔下，转眼间变成了债务缠身的亿万“负翁”。真应了一句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倒退半年，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人生真有如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的巨变。

“文旭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太冒险了，不能拿一生的幸福当赌注，掺杂了商业因素，婚姻生活肯定不美满。”孟岩推了推他的金丝眼镜，一板一眼地说道，“我的看法是，宁肯选择和中远合作，也不和卓氏、首远合作。中远是国有控股集团，想兼并远思需要经国资委审批，程序比较烦琐，而且王树斌为人急功近利，可以收买他为我们所用。卓氏和首远就不同了，卓达和林道首，一个老谋深算，一个老奸巨猾，和他们合作，肯定会被坑。”

“娶了林凝欢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也不必妖魔化林道首，再怎么着他也只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能厉害到哪里去？而且不管是倪董还是林凝欢，都是大活人，怎么会任凭林道首摆布？就算林道首老奸巨猾，他也不可能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对不对？”兰姣歪头想了一想，对孟岩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孟经理老成持重是好事，不过事事过于谨慎的话，会故步自封。我倒认为，还是和首远合作稳妥一些，毕竟首远是襄都的公司，而且林道首对倪董有好感，倪董娶了林凝欢后，也许还真是财色兼收的皆大欢喜局面。”

一席话让倪流对兰姣刮目相看，原以为兰姣担任宋国文秘书，只是一个小小角色，不想她在遇到大事时也足够冷静和理智，还会多方分析问题，也不简单。

兰姣的看法和黄文旭的看法比较一致。

倪流笑了笑，对几人的说法不置可否，只是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饮料：“难道说，就没有第三条路了？”

“有。”吴小舞抢答一样抢先站了出来，似乎唯恐落于人后，“既不和中远

与卓氏合作，也不和首远合作，而是和盛夏合作，借助盛世药业雄厚的资金实力，肯定可以渡过难关。哪怕引进盛世的融资，让盛世药业入股远思，也比和中远合作强一百倍。千万别再提中远了，一想起王树斌的嘴脸，我就觉得恶心。”

“小舞，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在商言商，现在谈论的是正事，不是对别人的长相评头论足。就算和中远合作，也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看中的是中远的国企优势，而不是因为王树斌本人。你管王树斌长得丑还是帅，你又不需嫁给他。”黄文旭对吴小舞的言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带着情绪谈判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是商场大忌。你先去一边深呼吸半分钟，然后再做 50 个仰卧起坐，再过来参加讨论。”

“一边儿去。”吴小舞白了黄文旭一眼，不过没有再多说什么，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倪流揉了揉太阳穴，无奈地摇了摇头：“小舞虽然情绪化了一些，不过她的提议倒也不错，和盛夏合作是第三条路。其实表面上看，我们现在内外交困，似乎只有以股份换资金一条路可走，其实不然，摆在远思面前的路至少还有三条。”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我的理念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黄文旭叼起一根牙签，很没形象地摇头晃脑，“倪头今非昔比，除了盛夏对他有好感之外，郭容天、陈星睿也和他有交情，所以说，中远、卓氏还有首远想趁火打劫，没门儿。”

“文旭说得没错，盛夏、郭容天和陈星睿三选一，都可以成为远思的合作伙伴。请注意，是合作伙伴，而不是融资。”倪流胸有成竹地笑了笑，“人有多大胆，事有多好办，如果我向盛夏、郭容天或陈星睿三人提出拆借 3 亿资金，你们说，谁会借我？”

一句话惊得孟岩、兰姣和吴小舞都佛然变色，吴小舞惊叫出声：“开什么玩笑！倪头，你再有魅力，哪怕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也不可能你一张口就有人拆借你 3 亿资金，这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孟岩想说什么，张了张嘴，还是没有开口，或许觉得话都让吴小舞说完了，他再多说也没有必要了。兰姣也是，本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却又觉

得话说轻了，没用；说重了，不符合她的身份。她虽是倪流的班底，却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副主任。一般情况下，一个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可不够级别在董事长面前发表关于集团发展前景大计的意见。

“我猜猜……”几人之中，只有黄文旭对倪流的话不但不吃惊，似乎还很认同，“盛夏虽然对倪头有好感，不过盛夏为人八面玲珑，好感代替不了理智，而且她对远思有吞并之心，向她拆借3个亿的话，她借钱的可能性极低。至于郭容天就更没戏了，之前郭容天提出用5亿收购倪头手中70%股份，本意还是想吞并远思。当时机会大好，倪头没有转让股份给他，现在落难了，又红口白牙伸手想去拆借，他又不是活雷锋。”

“照你这么一说，最后的三条路都堵死了？”吴小舞睁大了眼睛，“说了半天，还是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以股份换生存。”

黄文旭大摇其头：“你会不会算账？刚才倪头说是三个人，除了盛夏和郭容天之外，还有一个陈星睿。”

“别逗了，陈星睿和倪头交情更浅，他凭什么会拆借3个亿给倪头？他是富二代不假，可他不是傻子。”吴小舞坚持她的想法，“别当陈星睿是冤大头，别忘了，他虽然是富二代，却是自己白手起家。一个白手起家不靠父母帮助的富二代，更让人佩服。”

“哧……”黄文旭对吴小舞的说法嗤之以鼻，“白手起家的富二代？小舞，你可真单纯。如果一个省长公子说他不依靠父辈，全凭自己的能力打下一片江山，你相信吗？扯淡！光他老子的影响力和无形资产，就让他起点比别人高了8000米的海拔高度。同样，一个富二代自称白手起家，他没有资金，可以从银行贷款出来；没有办公地点，可以在最好的地点租到最好的楼层；没有人力，却有最好的职业经理人主动来应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富二代，他的父母为他创造了一个比《新闻联播》还美好的创业环境。白手起家？骗鬼呢。”

“好了，好了，别扯远了。”倪流出声制止黄文旭的愤世嫉俗，“富二代现象是好是坏先不讨论，需要明白的是，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往上推几代，他们的祖辈都是白手起家的平头百姓。所以不要羡慕别人是富二代或官

二代，你不是，但你可以努力让你的儿子成为富二代或官二代。文旭说得对，三人之中，最有可能拆借我3个亿的人不是盛夏，不是郭容天，而是陈星睿。”

“我想不通，陈星睿为什么会帮你？”吴小舞摇了摇头，“他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活雷锋，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做？”

“谁说他拆借3个亿给我会没有好处？”倪流意味深长地笑了，“陈星睿的东方集团和付白中的中羽集团目前正在争夺位于石门三角街的一块地皮，很巧的是，地皮是三角村的地，更巧的是，肖米的叔叔是三角村的村支书。”

“肖米是谁？”吴小舞立刻睁大了一双警惕的眼睛，“是个女人？是个美女？是你的前女友？不对，你的前女友叫梁米……”

女人到底是女人，不管什么事情都容易往男女关系上联想，不过也说明了一点，她对她的个人私事过度关心的背后，是她对他有意思了。倪流想通了其中的环节，呵呵一笑：“肖米是我在市政公司的女同事，关系不错。”

“肖米……小蜜？倪头，她是谁的小蜜？”还是黄文旭聪明，立马从肖米名字的谐音猜到了什么，他可不认为肖米是倪流的什么人，“是不是市政公司头头的小蜜？”

“英雄莫问出处，美人莫问归路，管她是谁的小蜜，只要能为我所用，就是人尽其才的好事。”倪流跷起了二郎腿，怡然自得的表情再也没有了一丝沮丧，“文旭，你替我跑一趟石门，见一见肖米，和她谈一谈，问她愿不愿意过来帮我。”

“让兰姣陪我一起去吧。”黄文旭嬉皮笑脸地看了兰姣一眼，“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不去，刚从石门回来，累死了，要去你自己去。还有黄鼠狼，你少打我的主意，我对你不感冒。”兰姣不客气地回敬了黄文旭一个白眼，“天天没正事，见到美女就走不动，你说你和倪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之前，兰姣和吴小舞奉命去了一趟石门，暗中调查500万现金支票的事情，结果二人在石门待了三天，在办事处翻了一个底朝天，又通过以前的人脉明察暗访，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兰姣是宋国文在襄都的秘书，吴小舞是宋国文在石门的秘书，按说宋国文的日常工作安排二人最清楚，但二人想来

想去，印象中 500 万现金支票的事情，宋国文几乎没有提过一个字。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500 万现金支票，宋国文压根儿就没有想要入账，肯定是私人资金。问题是，宋国文和王树斌为什么会有私人上的金钱往来？

好吧，宋国文是民营公司的董事长，整个集团都是他的，他不存在贪污的问题。王树斌可是国有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经他之手流出 500 万现金支票，其中必然有猫腻。

虽然兰姣和吴小舞的石门之行一无所获，但越是没有收获，越是说明了问题。倪流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宋国文和王树斌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幕后交易！

宋国文和王树斌有幕后交易，王树斌又和洪东旭来往过密，而且产业园项目又是远思集团和中远集团合作的第一个项目，王树斌在倪流的心目中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难题。

至于如何动用肖米的关系网网住陈星睿，再充分利用陈星睿的豪爽和大气，让陈星睿最终为他所用，同意向他拆借 3 亿渡过难关，就需要高明的人际关系学了，对此，倪流早就做到了心中有数。

前石门市长上任之后，针对石门市区中城中村过多的现况，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口号，要求石门各区切实落实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动员起来，大干特干，力求三年之内将石门所有的城中村全部改造完毕。

周密布局

石门是个新兴的城市，几十年前就是一个村落。成为省会之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和扩张，几十上百个村庄被城市吞没，成为城中村。

城中村掩映在高楼大厦的中间，成为阻挡城市发展的绊脚石。改造城中村，拆除危房，合理利用空间，本是好事，不过由于城中村改造耗费的资金过多，市政府一时没有相应的财政资金补助，就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城中村和开发商直接合作，城中村出地皮，开发商出资金，开发的楼盘，一部分以回迁房形式给村民作为土地使用的补偿，一部分以商品房形式出售，换

取资金作为利润来源。

几天前肖米打来电话，问倪流对开发三角村有没有兴趣。三角村位于石门二环以内，南临高教区，西距石门新火车站不过几公里的距离，位置相当不错，如果开发楼盘，不敢说一定大卖，肯定会有前景，而且因为肖米的叔叔是三角村村支书的缘故，具体操作起来也得心应手。

不过倪流刚刚担任远思的董事长，对远思的掌控力度不足，不敢贸然接手三角村的改造项目，就先委婉拒绝了肖米的好意。好在他留了后路，说是即使远思不接手，也会给肖米推荐一家有实力的开发商。

肖米对倪流十分信任，说是要等倪流的好消息。

后来倪流发现了远思的巨额亏损漏洞，就算想接手三角村的开发也是有心无力，事情也就暂时搁置了。他本想打电话告诉肖米，让肖米另想办法，不想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让他眼前一亮——陈星睿的东方集团和付白中的中羽集团都有意介入三角村的开发，而且双方还准备争夺开发权。

广泛培植关系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用到的一天。倪流终于体会到了关系网的巨大价值所在，也深刻地领悟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价值，用心维护好和身边每一个朋友的关系，总有一天，他们突然会光芒大放，让你目不暇接，让你看到他们突然迸发的能量。

当然，倪流一直维护和肖米的关系，倒不是想从肖米的关系网中寻求什么好处，而是觉得肖米在放荡的做派之下，有一颗深藏不露的心。到底肖米为什么要跟着尹小花？他也想不明白，以肖米的姿色和本钱，她如果想卖身求荣，完全可以傍一个大款或是一个小官，犯不着委身于长得猥琐活得憋屈的尹小花。

倪流一直固执地认为，肖米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陈星睿和付白中争夺三角村的开发权，正好让倪流发现了商机。再者付白中在追悼会后迅速和宋国武走近——或许之前他就和宋国武关系密切——倪流就当付白中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反正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和陈星睿交友。

倪流不太喜欢付白中的阴沉，总觉得他的阴沉之中透露出一股让人琢磨

不透的阴冷，相反，陈星睿阳光而开朗，更符合他的交友原则。当然最主要的是，陈星睿也乐意和他走近。

如果他能助陈星睿顺利拿到三角村的开发权，相信他提出拆借3亿的交换条件，陈星睿不会不答应。

“还是你自己去见肖米好，让兰姣和小舞留在襄都，我还有事情安排她们去做。”倪流说出了他的安排，“肖米风情万种，你一个人见她比较合适。”

“有这种好事？”黄文旭顿时喜笑颜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倪头，肖米和小舞、兰姣相比，是不是更有女人味儿？”

“会谈到此结束。”倪流没理会黄文旭的不正经，站了起来，“接下来各位各行其是，有一场硬仗要打了。”

黄文旭不甘地咧了咧嘴，没再说话，嘿嘿一笑，抢先替倪流打开了包间的门。倪流伸手一拍黄文旭的肩膀，微微一笑，暗示黄文旭务必要摆平肖米。黄文旭心领神会地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夜色如水，临近春节，街上行人稀少，倪流一行刚出酒店门口，一辆红色的宝马跑车一个潇洒的急刹车动作，停在了倪流身前。

“上车。”车窗打开，露出林凝欢一张粉嫩无比却又冷若冰霜的俏脸，“倪流，我有话要和你谈。”

“对不起，倪董今天太累了，有什么事情，请明天上班时间打电话预约一下。”吴小舞上前挡驾，也不知是她履行秘书职责，还是不想倪流在半夜时分上林凝欢的车。

“没你的事儿，让开。”林凝欢对吴小舞不假颜色，依旧冲倪流冷冷地说道，“倪流，你怕什么？”

倪流不是怕林凝欢，他也猜到了林凝欢找他所为何事，迟疑片刻，还是拉开了宝马跑车的车门：“你们先回去，我帮凝欢疏导一下心理问题。”

“如果你晚上10点不回公司，我就报警了。”吴小舞扬了扬手中的手机，一拉兰姣，“走了兰姣，别看了，我们出局了。”

兰姣一下没反应过来：“什么出局了？”

吴小舞又无所谓地笑了：“没事，瞎说的。”一边说，一边不甘心地看着

倪流和林凝欢绝尘而去。

“喂，小舞，要是我，我会明确地告诉倪头，让他给我一个承诺。你陪他风雪兼程，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他心里肯定有你的位置。”一向嘻嘻哈哈的黄文旭难得一本正经，他严肃的样子别说还真有几分真诚，“是你应得的，你一定要去争取，否则错过了，别怪命运。”

“我从来不怪命运的不公，命运也从来不会不公，不公的是人心。”吴小舞勉强笑了笑，忽然又释怀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勉强不来。现在是他的艰难期，能不能度过危机还不好说，就不给他添乱了。”

黄文旭深刻地摇了摇头：“女人呀，有时你是天上云，远在天边，高不可攀；有时你又是天上月，皎洁如玉，明媚如辉。”

兰姣扑哧一笑：“黄文旭，你是诗人呀？都会吟诗作对了。”

黄文旭哈哈一笑：“我是黄老湿……”

“黄老师是什么意思？”兰姣的纯洁理解不了黄文旭的淫荡。

不提黄文旭如何戏弄兰姣，只说倪流坐上了林凝欢的车，任由林凝欢一路狂奔，直奔南外环而去。

襄都的外环建成多年了，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外环都繁华了，只有南外环一如既往地荒凉，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如同荒郊野外。南外环的路灯坏了很久，一直没人维修，眼见汽车一头扎进浓重如墨的夜色之中，就如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再见周围既没有汽车又没有人影，倪流的心一阵乱跳，林凝欢是真生气了。

上次和林道首不欢而散之后，他和林道首关于林凝欢的谈话，有没有传到林凝欢耳中不得而知，不过事后林凝欢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他，多少让他猜到了什么——林道首嫁女外加交换股份的提议，事先没有征得林凝欢的同意。

一想也是，以林凝欢的性子，未必会听从林道首的安排。倪流本想找个机会和林凝欢坐下好好谈一谈，后来因为事情多顾不上，而且他深入一想又觉得没有必要。既然他没有答应林道首的提议，这件事情还是不让林凝欢知道为好。

不过看林凝欢现在的样子，八成是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好了，反正是林道首的提议，又不是他挑头，林凝欢再生气，还能怪他不成？

汽车停在了南外环一处紧急停车带，林凝欢打开车窗，隆冬的寒风扑面而来，在车内打了一个旋，冻得人浑身发抖。

“让你好好清醒清醒。”林凝欢报复似的瞪了倪流一眼，“让你算计我，不冻你个半死，我难以消气。”

“我怎么了？”倪流大呼冤枉，“总得先把话说清楚再放风冻人，先冻人再问话，这叫屈打成招。”

林凝欢被倪流逗乐了：“你，你，你气死我了，居然还笑得出来。”她关了窗户，“说吧，既然你喜欢我，想娶我，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和我谈恋爱，非要找我爸提出什么婚姻置换股份的建议？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可以交换的筹码。我告诉你，倪流，我永远不会拿我的爱情当赌注！”

冤枉，还真是天大的冤枉！倪流本来够烦了，上任之初就一头官司一身债务，不承想林道首够无赖够光棍，直接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怪不得林凝欢生这么大的气，原来她以为他是罪魁祸首。

好吧，既然林道首无赖，就别怪他无耻了，倪流嘿嘿一笑：“凝欢，你觉得我是为了爱情而出卖人格的人吗？好吧，你不了解我的人品，但你肯定了解我的爱情观，我真的爱你爱到了非你不娶的地步？”

林凝欢双眼如电直视倪流，尽管在夜色之中看不清倪流的面容，不过依稀可见倪流一脸真诚的笑容和坦荡的眼神，她愣住了，过了半晌才说：“难道是爸爸骗了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倪流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倒不是他故意抹黑林道首，而是他认为很有必要让林凝欢看清林道首的真面目，如果可能，争取林凝欢站在他的的一方，是为大善。

林凝欢静静地听完，咬着嘴唇不说话，眼中流露出一丝迷茫和委屈。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打开车内的灯，扭头直视倪流的双眼，单刀直入：“倪流，我问你一句话……”

“问吧。”倪流的心很不争气地怦怦直跳。

“你喜不喜欢我？”林凝欢的眼神热烈而炙热。

“喜……欢。”其实倪流想说的是，好感不等于喜欢，喜欢更不等于爱，不过一开口却还是说出了林凝欢想要的答案。他心底不由微微叹息一声，唉，男人心软了也不好，曾因酒醉鞭名马，唯恐情多误美人，还是不要再误了林凝欢平生为好。

“喜欢就好，我也喜欢你。”林凝欢展颜一笑，笑容如车内迷离而醉人的氛围灯，“就让我们忘掉股份，忘掉爱情以外的商业利益，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好不好？情到深处无怨尤，等我想嫁你想娶的时候，我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你，才不管爸爸什么股份置换的长远大计。我只要爱情，不要首远。”

“……”倪流默然无语。

以前看《红楼梦》的时候，倪流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一群未成年男女天天爱得死去活来，难道生活中除了爱呀恨呀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什么学业事业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全部没有，就只有数不完的爱恨情仇、睡不醒的一梦千古忧！

现在因林凝欢的一番话，他终于想通了一直没有想通的问题，《红楼梦》中的男男女女不事生产、不学无术，在荷尔蒙的刺激下，精力无处发泄，就天天悲悲怨怨为情所困，得的是富贵闲病。

林凝欢从小锦衣玉食，不知生存的艰难，所以才会说出只要爱情不要首远的幼稚之语。也是，贫穷人家的爱情是搭伙过日子，是两口子吃饭穿衣，富贵人家的爱情才是衣食无忧之外追求的精神享受。

“行不行呀？你给个准话，别磨磨蹭蹭的，男人一点。”林凝欢推了倪流一把，“我等你一句话，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行吧，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合适就拉手，不合适就分手。”倪流索性也干脆利索地做出了决定。怕什么，林凝欢敢爱敢恨有个性，尝试一下和她来不来电，既不吃亏又不犯法，还可以让林道首紧张，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说话要算话，从现在起，你得履行男朋友的义务，比如陪我逛街，为我